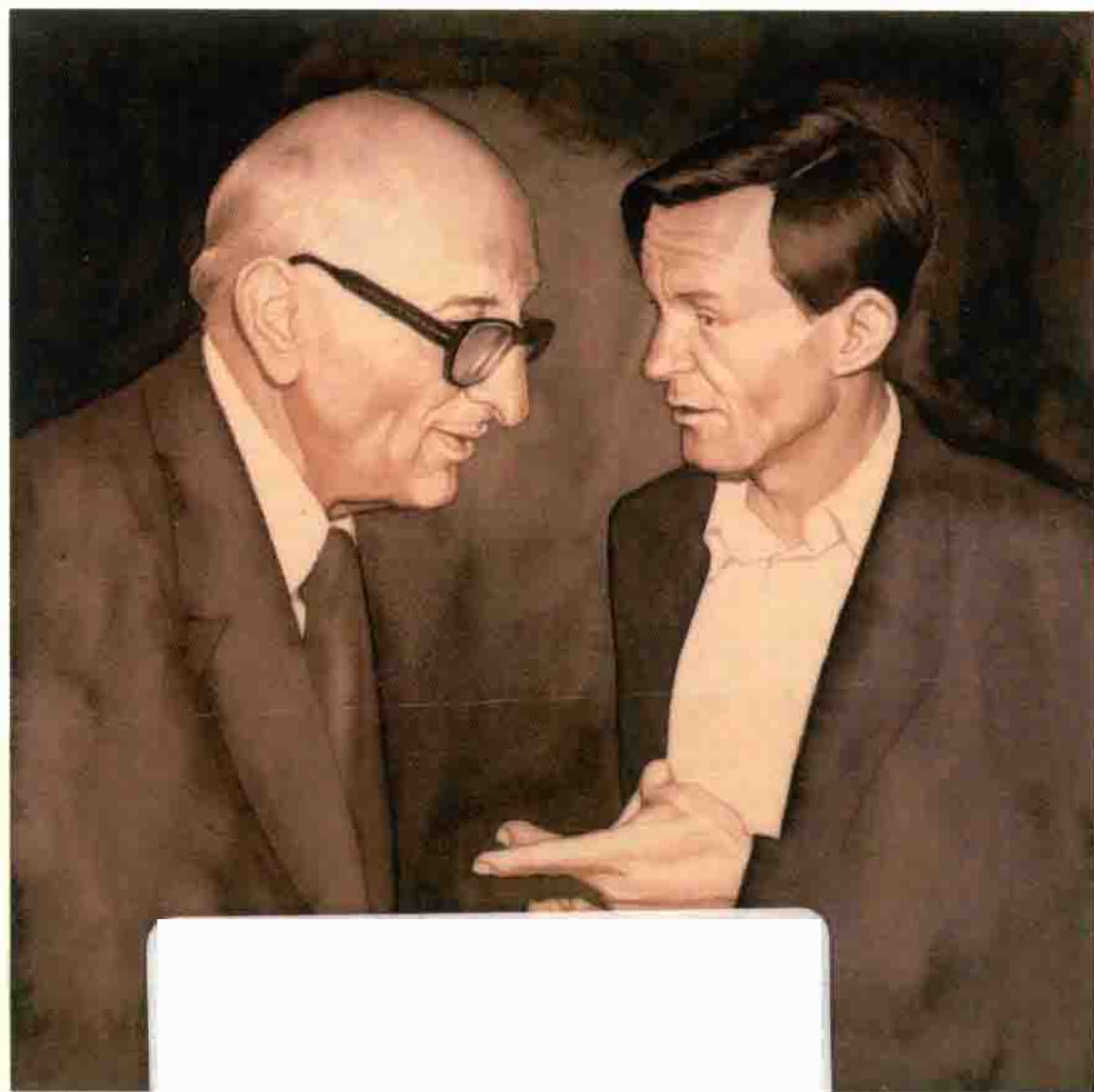


JEAN ECHENOZ

让·艾什诺兹



热罗姆·兰东

陈莉 杜莉译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让·艾什诺兹

热罗姆·兰东

陈莉 杜莉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罗姆·兰东/(法)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著;陈莉,杜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11

(艾什诺兹作品集;9)

ISBN 978-7-5404-8367-8

I.①热… II.①让…②陈…③杜…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法国-现代IV.①I56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5125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图字18-2017-215

热罗姆·兰东

RELUOMU LANDONG

著者:让·艾什诺兹

译者:陈莉 杜莉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唐明 冯博

特约编辑:潘文柱 陈美洁

装帧设计:CANTONBON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2.75

字 数:25千字

版 次: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367-8

定 价:14.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JEAN ECHENOZ

JÉRÔME LINDON

© 2001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2001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L'OCCUPATION DES SOLS

© 1988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1988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u soutien des Programmes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本书获得法国对外文教局版税资助计划支持

目 录

热罗姆·兰东	(1)
附录：	
让·艾什诺兹，以文为酬	(57)
被占用的土地	(65)

让·艾什诺兹

热罗姆·兰东

陈 莉 译

下雪的一天，是他下坑去杀了那头狮子。

——撒母耳记下，23，20

一切开始于下雪的一天，巴黎花街，1979年一月9日。我写了一部小说，那是第一部，我不知道那是第一部，我不清楚自己还会不会写别的。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写了一部小说，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出版人，那就太棒了。如果这个出版人能是热罗姆·兰东，那当然就更好了，但别做梦了吧。这家出版社太严肃，太严厉，太严格了，属于文学风格类型，对我而言太好了，甚至就不用费心去尝试了。于是我通过邮局把自己的手稿寄

给了几个出版人，他们都拒绝了。可是我继续，我坚持，直到我收集到了几乎成一套的退稿信，我才冒险在那夜将一份手稿留在了贝尔纳-帕利西街，午夜出版社的秘书处，我没有抱任何幻想，只打算凑足我的收藏。因为我不抱幻想，所以继续将一份份的稿子撒向还没有寄过的数目越来越少的出版商。

下雪的一天，是的，下午时分。我刚刚又递交了一份稿子——我将稿子复印了二十几份，这花了我不少钱，应该说我当时已身无分文——给一家当时差不多要消失了的出版社，它的主体资产是位于花街上的一座由格特鲁德·斯泰因掌管的房子。我从那儿出来，沿着花街走向卢森堡公园，我看见玛德莱娜走过来，她告诉

我热罗姆·兰东临近中午的时候打电话到家里，我的稿子似乎让他有兴趣，他希望我一有空就打电话给他。这时是下午四点。

我说过，我身无分文，也没有一点挣钱的活儿，就在那天下午五点，我与一个可能聘请我的某人在意大利广场旁边还有个约会。我们当时有一辆雷诺 4L 小车，我们住在蒙特伊，玛德莱娜把 4L 留给我，坐地铁回蒙特伊了。

意大利广场，我在一个电话亭给午夜出版社打电话。我碰到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她好像了解我的情况。别挂电话，她对我说，我把电话转给兰东先生，午夜出版社的总负责人。这就是她所说的，就是这些话，我没挂电话。然后，我听到了他的声

音，他立刻就谈起了我的手稿，向我提了一两个问题，我记得他问了我的年龄。三十一岁，我告诉他。很好，他说，我等着您。问题是，我说，我五点钟有个见工约会，不过我可以试着挪一挪。完全不必，他告诉我，您安心去赴约然后您再来出版社。这个见工约会进行得不算太坏，我真的没有心思回答问题，然而，最后，我感觉到自己被雇佣了。

六点钟左右，我将车停在雷内大街街尾。二楼的女士，很可能就是在电话里跟我说话的那位，她告诉我兰东先生在办公室等我。我上了楼。

对于这第一次见面，我有一个既模糊又清晰的印象。我当时局促不安。兰东先生是个瘦高个儿，干巴巴的外形，一张长脸严肃又带微笑，尽

管他并不总是这样微笑着，眼神锐利，总而言之，他是一个相当有震慑力的人，他热情地对我谈起我的小说，而我，我没有答话，我不理解他的这种热情。他就我的生活提了某些问题，我担心只会说出些蠢话所以几乎没有回答。您喜欢罗伯-格里耶，当然，他以一种明确的语调对我说，好像我的书已经自然地显示了这一影响。我简略地表示赞同，没有向他承认我只是在十五年前读过罗伯-格里耶的《橡皮》。所有这些，我想，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很可能没有超过半个小时。

我们的交谈快结束时，他奇怪地看着我，带着淡淡的微笑，摇了摇头，好像他另外想象了一个这部小说的作者，应该不是这么个红着脸不说

话、几乎不敢看他的傻瓜。我开始担心起来，对我本人失望的他要收回决定。而且，这个决定，他已经做出了吗？好像是的，因为会面快结束时，他将一式三份的出版合同推给我，让我签名。我看都没看就签了字，以最快的速度，唯恐他改变主意。

我从那儿出来，手里拿着合同，还不到七点，雷内大街的不二价超市还开着门，我冲了进去。我绝不可能把这份合同折叠了塞在口袋里，也绝不会以任何方式损坏这份珍贵的文件，于是我买了一个纸板外壳的文件夹，将合同小心翼翼地装了进去。我回到蒙特伊。推开房门时，我看见玛德莱娜正在打电话。我一边示意她不要中断谈话，一边打开文件夹，拿出合同给她看，我俩都笑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兰东先生又见了几次面，我们甚至一起午餐，我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我竟然和这位人物一起午餐，因为这样我吃得很少，时刻注意自己在餐桌上举止得当。他对我的文字几乎不作任何评论，除了几处错误——在出了名的“après que”^① 之后要用直陈式，在“déjà”^② 这个词上我习惯性地省略了开音符，以及其他这类的小差错。我几乎总是什么都不说，是他在说。

他经常早上打电话到我家，几乎每一天都打，对我来说这些电话太早了，我很少在九点或十点前起床。我勉强地接他的电话，每次他打电话来，我是那么局促不安，用尽全力把

① 意为“在……之后”。——编注

② 意为“已经”。——编注

电话听筒握紧，有时候我甚至都怕把听筒给握断了。但是通常，重申一次，是他在说，我在听。一天，我们在他的办公室碰面，他向我提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建议：告诉我，您为什么不考虑取另一个名字呢，为了这次出版？我看着他没有答话。这是因为，他说，您看，怎么说呢，您的姓名中有种元音重复^①。我一直不说话，我承认他的话没错，我只是在想：皮埃尔·艾什诺兹？雅克·艾什诺兹？阿尔弗雷德·艾什诺兹？也许这些听起来真的更好些，但是我真的没料到这个问题，我看着他。我的名字和我的

① 法语中，在一个词当中或两个相邻词之间属于不同音节的两个元音挨在一起的现象，Jean [ʒɑ̃] 和 Echenoz[ɛʃnoz] 中的 [ɑ̃] 和 [ɛ] 就属于这种情况。——编注